

洙水河上鸬鹚捕鱼

傅寿贵

已是盛夏傍晚时分,古城建筑拖着长长的身影,逐步向江心挤压,将一汪平缓的江水妆成了一抹深黛色。归巢的水鸟贴着水面疾飞,江河两岸浅水河,时不时出现电鱼的渔夫。他们身背电瓶,双手各执一根约两米长的竹竿,竹竿上端各有一根长长的导线与背上的电瓶相连,下端左边就是用铁丝绕成的小圈,右边是一兜小渔网。渔夫左手按动电闸,入水的竹竿前端放电,电鱼。炙热使整条水龟缩在深水区的鱼儿,趁着傍晚的凉爽,游入浅水区觅食,不料触电身亡……每当看到这种情景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几十年后,江河水里到底还有没有鱼,难以预料,到那时,谈什么生态平衡,鱼米之乡呢?

河里的鱼是不能捕,但不能这么个捕法。记得小时江河水里也有捕鱼的,一是用渔网捕鱼,二是夜晚放长线钓鱼,三是鸬鹚捕鱼。尤其是鸬鹚捕鱼,既环保,又非常有趣。

看,远处来了一条鸬鹚捕鱼船,船上站着一位渔夫,慈眉善目,身体健壮,头戴斗笠,手拿一根长长的竹竿,船上站着六只鸬鹚。这也是渔夫捕鱼的“工具”。鸬鹚是一种大型水鸟,体长约二尺,体重四斤左右,通体黑色,头呈紫色光泽,两肩和翅膀呈青铜色光彩,嘴角和喉囊黄绿色,眼下下方白色,头颈有白色丝状羽纹,下胸有白斑,繁殖期间脸部有红色斑。鸬鹚行走时显得笨拙,一摇一晃,但水下游弋捕鱼,灵巧无比。

捕鱼开始,渔夫在鸬鹚颈部轻拉一根细绳,使很小的鱼才能吞下,吞不下的鱼则吞在其颈囊中,便是渔夫的收获。渔夫用竹竿将鸬鹚驱下水,鸬鹚们灵巧地腾空跃起,一会儿纷纷钻入水中,搜寻着水下的鱼儿。等鸬鹚颈囊装满后,渔夫追上这只鸬鹚,伸出竹竿将鸬鹚往渔船上拉,待鸬鹚抖落羽毛上的水,只见渔夫用手抓住其喉囊轻轻一捏,囊内的鱼逐条挤出。渔夫不停地吆喝,用竹竿拍身潜水,催促鸬鹚下水,鸬鹚头颈向上伸,再次翻身潜入水下,使河水泛起一圈圈涟漪。一会儿,有一只鸬鹚捕到一条约有二斤的大鱼,其他的鸬鹚纷纷来争抢,翅膀拍打着水面,河水泛起一朵朵小浪花。渔夫赶紧划着船靠近鸬鹚,用竹竿将鸬鹚捞上船,用手捏住鸬鹚颈部使鸬鹚吐出大鱼。又有一只鸬鹚出水面,嘴里叼着一条大鱼,它迅速游到岸边,准备独吃美食。可是绳子扎了脖子怎么也吞不下这条大鱼,看着它那使劲吞的样子,非常滑稽。结果还是被渔夫赶来抓住脖子挤出了大鱼。渔夫奖励鸬鹚一条小鱼,其他鸬鹚得到了食物,在渔夫吆喝下积极把头伸得高高的,翻入水中寻找目标。这时江面上吹来一阵微风,河水泛起万叠微波,小船好似一片树叶在水面漂浮。不会,上游鸬鹚捕到一条大石斑鱼,下游方向鸬鹚又捕到一条大鲫鱼,这边一只鸬鹚叼着一条大鲤鱼,河那边一只鸬鹚含着一大条大鲤鱼。一般的人看到这情景不知往哪方向跑,渔夫观察后凭着多年的经验,逐渐追到每只鸬鹚拉上船,以熟练的手法取下每只鸬鹚嘴里的大鱼,再给每只捕到鱼的鸬鹚奖励一条小鱼。鸬鹚游弋在清澈静谧的水面,渔夫继续驱赶吆喝着每只鸬鹚潜水捕鱼。

不会功夫,岸上的人大喊“快快,这只鸬鹚叼了一条大鱼了”,又有一个人大喊另外的鸬鹚也捕到一条大鱼了,河对岸的人也急促地高喊渔夫,原来是那边的鸬鹚捉到一条更大的鱼啊。渔夫从南边追到西边,西边追到东边,东边追到北边,划得上气不接下气,在忙碌中收获喜悦。

是啊!电鱼玩的是“赶尽杀绝”的游戏,鸬鹚捕鱼,遵循自然法则,享受大自然恩惠。当年我小时候在河边洗衣、洗菜,太阳照射在缓缓流动闪动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好似蓝宝石,能清晰看见河中各种鱼虾不停游弋。它们有的围着我站在水中的双脚亲来亲去,我们甚至可以用手轻轻探入水中亲密接触鱼儿,它们也不感到害怕,它们那乖巧轻盈的身姿,让人倍觉可爱。而如今的我们找不到这种感觉了,是鱼儿清高了,还是何原因?那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,何时才能再现,需要我们一起来呼吁,共同努力!



中兴街一隅

中兴街上,氤氲着酒香的店铺

地名记忆

中兴街——一条老街的香气氤氲

谢艳君

中兴街我太熟,孩子周末学钢琴的琴行就在这条街,但每次都是驾车穿过,匆匆而去。那次接下课去得太早,于是,在时间的偶遇里,将脚步交给一条老街。

八点半,初秋的阳光从街两侧的香樟树上漏下来,树梢摇曳着窸窣穿穿的声音,那是清风,不请自来。阳光筛去三分耀眼,七分的光明与暖意斑驳在窄窄的街面,自成一幅摇曳晃动的黑白水墨画。素衣白鞋,入不了画也作不了诗,只是缓缓走过。

中兴街全长不过六百米,呈7字形。一条街,以“老街”相映,必有光阴洗砚般的底蕴渊源。它东接我们习惯称作东门上的东正街,西入胜利路,也可说它是一条街中小街了。醴陵城最早的河埠就是东门上,瓷器和烟花从这架船。有一艘商贾停靠的水岸,钱币叮当作响便滋生出一处集贸市场的陆地,那便是胜利路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爷爷家族土地土改后,生活艰难,他曾一度将从沅山古窑手推肩挑出来的货物卸在东门上,稍作停顿,用草绳捆扎打得比书上的字还整齐的白的蓝的坛坛罐罐,再顺着江悠悠漂水,荡向远方的村落都市。那时候,和一些年轻的山冲脚夫一样,爷爷掏出裤腰里湿漉漉的脚气钱换回胜利路的花布,中兴街的糯米酒,米粉,十三香,一家人的脸上,便有了笑容的点缀。

近百年末与江水为邻,中兴街见证了滚滚沧桑后的细水轻流;与繁华为邻,中兴街目睹了日新月异的发展。身处市区中心地带,但没有被浮华重塑,以至显得有些清贫——两边的旧房屋不过三四层,有的小楼重新粉饰过,还保留了质朴的风骨。放眼老街,没有鲜艳怒马的热烈灿烂,呼吸里,有的是陌上花开的烟火醉香。

有一种醉香,叫一碗粉香。

中兴街入口第一家店,店名“香香米粉”,朱红的门楣,漆黑的大字,古雅得不似粉馆。还未掀帘,香味就从透明的塑料门帘缝外泄。招牌当然是小城最有名的醴陵炒粉了。烧红的油锅中,打入两枚鸡蛋,少顷加入洗净的豆芽,翻炒一会再加入泡发的杂粉,柔韧纤长的杂粉与透明饱满的绿豆芽互缠互绕,在锅中反复翻炒。翻炒到火候,出锅撒上下两勺红辣椒几滴芝麻油一把葱花,送到你桌上时,瓷盘里,皎白明黄,怡红快绿,不等你动筷入舌尖,麻辣劲爆的香味已放浪似的征服了你的味蕾。尝一口,你满足的笑容说明了一切:嗯,对味!

与食材和做法都标准化的炒粉相比,汤粉显得随意而变幻。用粉除了杂粉,还有宽米粉,圆粉,薯粉,全泡好了待入竹勺煮烫。一排骨子比粉更种类繁多,油光鲜亮,带汤的冒着热气,凉拌的和着葱蒜、白豆角丁、榨菜丝、豆芽丝、酸腌菜、豆豉豉尖、香菜牛肉、油渣藕尖、煎荷包蛋、香肠片、芋肉末、云耳肉丝汤、椒肉末汤、花菇鸡肉汤、卤牛肉片汤……它们的多姿多彩简直让人无法指点一碗粉的盖码江山有多诱人。

无论是享用炒粉还是汤粉,你从此相信:对胃的真正慷慨,就是早餐时刻满怀期待地坠入一碗粉的深情。

湘菜无辣不欢,醴陵菜更是引领辣潮,一碗粉也不例外。像我们这的名菜,也是闻名全国的特产——仙都酱板鸭,口味分微辣,中辣,特辣。醴陵人都是吃后两种口味的多,微辣口味,适合赠予外地朋友,却也辣得流鼻涕流眼泪地电告:好吃得停不下来,甘受其虐。扯远了,看这粉馆桌上,各摆了几碗辣椒,干辣椒油豆豉,剁红辣椒,泡米椒,斑斓地等候与一碗粉完美融合的活色生香时刻。

往前行,阳光细碎,风吹动叶子,拂过裙裾,叶子和裙裾一样轻软。剥落了粉壳的砖墙,绽开了裂缝的门窗,在躺椅上听花鼓戏的老人,脚边慵懒打盹的哈巴狗,无一不轻诉着时光的悠闲与静慢。香,随风荡漾。古旧内街的老街还弥漫着另一种醉香——酒香。

记事本

谁陪你吃饭

晓夏

周末的晚上,独自一人去街对面的中餐厅吃晚饭。偌大的餐厅,十几张餐桌,每张餐桌上都是多人围绕,笑语盈盈,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占据一张桌子,味同嚼蜡地吃着眼前的食物,显得孤独又落寞。

其实我知道,再美的食物一个人吃总归索然无味,粗茶淡饭有人陪也能吃得津津有味。只是多年以来,自己独立惯了,习惯了一个人生活,也习惯了和自己自己说话。

很多个晚上回到住处都不想吃饭,有段时间甚至喜欢上了看吃播,就好像有人陪似的,看着看着自己的饭量都增大了。可是有些吃播变态的吃法让我看着反胃,所以后来在独自吃饭的时候我选择看家长里短的肥皂剧,热热闹闹的一家人,凡俗的烟火气,清汤寡水的画面仿佛也有了家的味道。

找个人吃饭其实挺难的。貌似每个人都很忙,尤其朋友圈里的人,大部分都要娶生子,都忙着回家吃一顿其乐融融的晚餐,想找他们一起吃饭,真的是要思付良久。久而久之,可约的人越来越少。

找个有趣的人吃饭更难。有趣的人一般心思单纯,心里有愉悦,不斤斤计较。他们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美,有能力把琐碎甚至落魄的生活过得生机盎然。和这样的朋友边吃边聊,一杯红酒,一盏茶,可饮风霜,可温喉。

王小波说:“一辈子很长,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。”张小娴说:“找一个爱的人,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。爱情怎么离得开肚子?又怎么脱得了口腹肠胃?”

有趣,又愿意陪你吃饭,长长久久地进行下去,这在很大程度上比跟一个人长相厮守更困难。一日三餐,一吃就是一辈子,还要把每顿饭都吃得愉悦,绝对是对一个人智商和情商的双重考验。不然两个人面面相觑,无言以对,不是煎熬就是痛苦。

能聊到一起和能吃到一起同等重要。我希望劳累一天之后,和对方一起整出两菜一汤,美滋滋地吃完,然后瘫倒在沙发上,一边打着饱嗝,一边剔着牙,慵懒地说一句“今晚的饭真新鲜”!

民以食为天,色色性也,再清高的人,也要落到一蔬一饭的生活里。找到能和你一起愉快地吃饭的那个人重要了,是需要一点运气的。人对了,即使是吃隔夜饭,也会无比满足,否则山珍海味又怎样?心里的落寞无法填补。

有人把过日子叫“搭伙”,把过不下去了叫“散伙”,吃饭的地位何等重要。想要探究一对男女的生活是否如意,去厨房吧。合适的两个人,日子一定是热气腾腾的,有赞美,有包容,平凡中不之浪漫。